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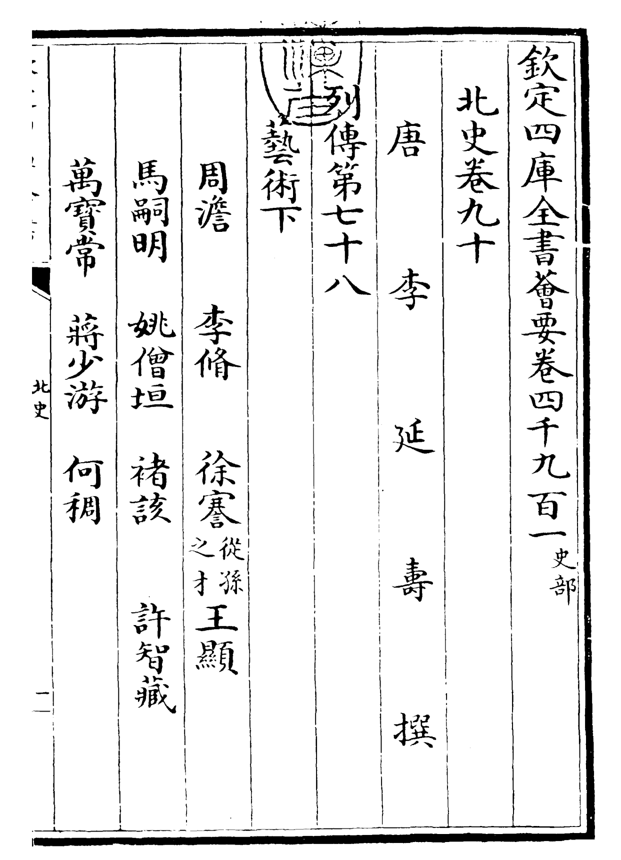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一 史部

北史卷九十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

周澹 李脩 徐謇從孫之才 王顯

馬嗣明 姚僧垣 褚該 許智藏

萬寶常 蔣少游 何稠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甞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効徐兖間多所救恤亮大爲聽事以舍病人死者

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陽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宫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

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逮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内侍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謇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祕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

也孝文遷洛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師謇欲爲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歴歳無所成遂罷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有大驗九月車駕次於汝濵乃大爲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於上席遍陳餚觴於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褒美以謇爲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

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别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蹙蹙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帝崩後謇隨梓宫還洛謇常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禄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東莞太山蘭陵三郡太守子雄員外散騎侍郎醫術爲江

左所稱事並見南史雄子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
八歲畧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
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
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
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
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
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鸞頷有班定遠之相
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

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眠帕出房睓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絶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館禮遇甚優褰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効又闚涉經史發

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内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金紫光禄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

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兎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兖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

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糸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

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乗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頷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忽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

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輙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

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𤸎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

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
王昕姓云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
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
誤之當爲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爲虐在丘爲虛生男
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遥望羣犬競走
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
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
曰卿耆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

不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送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之應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茂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

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為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

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徐謇及顯等爲后診脉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

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侍御師宣武自幼有微疾顯攝療有效因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内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内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議喧譁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

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宫建上爲太子詹事
委任甚厚上每幸東宫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
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營療功封魏國縣伯
及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
顯既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
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寃直閤
伊盆生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衞府一宿死
子𬭚尚書儀曹郎中懼走後被獲栲掠百餘宅沒於官

初顯搆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相去數十步世以爲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爲吏爲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即位受璽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又顯未敗之前有嫗卜相於市者言人吉凶頗驗時子暉已爲郎聞之微服就嫗問已終至何官嫗言君今既有位矣不復更進當受父寃並如其語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也少博綜經方爲人診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爲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並侍宴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朞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爲楊愔

所重作練石法以𪊨黄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
内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
擣下簁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爲通直散騎常
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
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爲灸兩足
趺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
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
名醫多尋牓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爲之

瘵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其所輕

姚僧垣字法衞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

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疢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爲太醫正加文德主帥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爲學者所稱及梁簡文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

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黄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及魏軍尅荆州僧垣猶侍梁元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于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五年衰暮疾病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周文以謹勳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

復自持僧垣即爲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即爲處方勸急使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

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爲合湯散所患即療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對曰臣準之常人竊以憂懼

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敎停朝謁若非別敕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末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

乃名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昻私問曰至尊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宫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療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册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

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全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静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誡衣帢入棺朝服勿歛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髙妙爲當時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紀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效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南

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
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
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
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
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
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
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畧
盡其妙每有人告請効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

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毁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
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
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
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瑋等並
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榜
訊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
於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

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奭死後該稍爲時人所重賔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

亶謂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常侍陳滅隋文帝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名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竒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

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轝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効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爲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戸因妙達鍾律

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鍾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

相爲宫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宫之義自漢以来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鐘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

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寳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寳常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寳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户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来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

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宫聲往而不反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户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爲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竝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冲

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旋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爲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被引命以規矩刻績爲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効

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
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脩船乘
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
湖泛戲舟檝之具及華林殿詔脩舊增新改作金墉門
樓皆所措意號爲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
以剞劂繩尺碎劇怱怱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爲之
歎慨而乃坦爾爲已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少卿都水
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

少游又爲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宫殿多其製作孝文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明帝時豫州人栁儉殿中將軍闗文備郭安興竝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始孝文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髙光

宗善擕𫖯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竝工握槊此盖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餘遇江陵平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隋文帝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綫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絶琉璃

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緑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
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爲亂詔稠募討之師
次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
王文同鎖崇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非崇
之罪命釋之引共坐與從者四人爲設酒食遣之大悅
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及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
象州逆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
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龎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帥李大

檀並平之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禂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約八九月詣京師相見禂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禂曰汝前不將猛力来今竟死矣禂曰猛力共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来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禂著信蠻

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裯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裯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上疾篤謂裯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好安置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䰟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曰何裯用心我後事動静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勅裯討閲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太府少卿裯於是營黄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

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覆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叅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来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風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叅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

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内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廻八里城及女垣合髙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

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爲工部尚書及敗陷於竇建德復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於大唐授少府監卒又齊時有河間劉龍者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令脩三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隋文帝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世號爲能大業中有南郡公黄亘及弟衮俱巧思絶人煬帝每令其兄弟亘少府將

作於時改創多務亘家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家立樣當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亘位朝散大夫家散騎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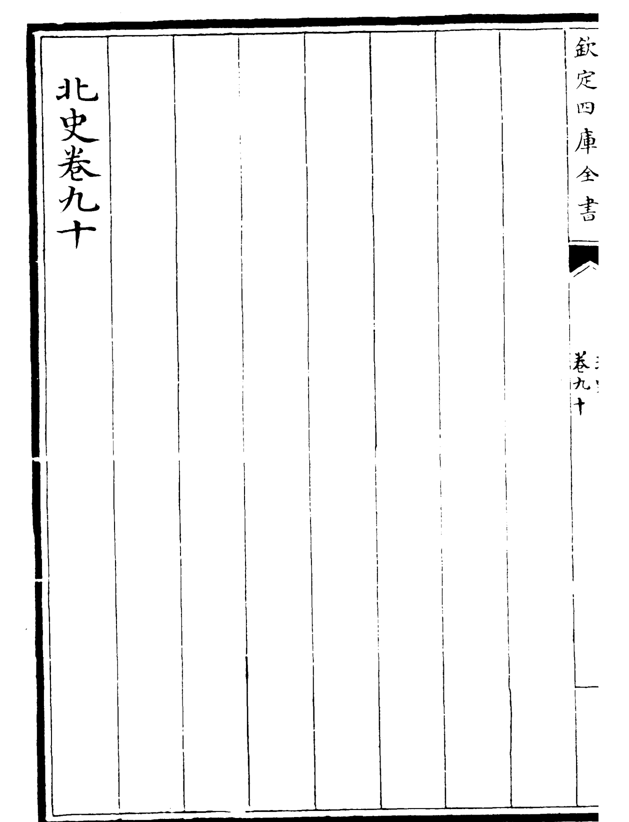
論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於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

作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元劉靈助李順興檀特師由
吾道榮顏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
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
強練庾季才盧大翼耿詢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
祐張胄元等皆魏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
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於龜
筮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興檀特之徒法和強練之輩
將别稟數術詎可以智識知及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

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厚蒙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生靈所資嗜欲咸遣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是經國之用乎周澹李脩徐謇兄孫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而僧垣診候精審名冠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冊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針石百載可稱寶常聲律之奇足以追蹤牙曠各一時之

妙也蔣何以剖劂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以相術稱並所闕也



北史卷九十

北史卷九十考證

徐謇傳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明監本訛因今改從南本

九月車駕次汝濆○濆南本作瀆

王顯傳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李魏書作季

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監本六訛大于訛於今據于烈傳改正

嘗有一家二奴○奴監本訛双今改正

許智藏傳如聞許智藏將至○如隋書作比

蔣少游傳詔修舊增新○詔魏書作治

北史卷九十考證

北史卷九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九

列女

魏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髙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曾氏　西魏孫道温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覬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温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温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温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

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亾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

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魏隋二書竝有列女傳齊周竝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騎常侍封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强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

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遘止一暮（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

懷（其四）時遇嶮迍橫罹塵網伏質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七）芒芒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茍不昧神必俱遊異哉貞婦曠世靡儔（其八）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

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裳眇抱怨於黄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歛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

慼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来追房哀嘆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不飡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後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

大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醖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平原鄃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零陵縣人所殺男玉

追執讐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辠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先九經義學行修明竝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

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来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温凊其子侍立室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為妻娉幣既畢未及成

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禀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柰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

剄以死皐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

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汙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强轝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内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獘陋特免其辠其識機雖呂須亦不如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

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勃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

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
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
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
為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
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
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敕
有司樹碑旌美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為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

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
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聞
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
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
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
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
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

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絶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樹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輙垂泣鄰伍異之正

光中母死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遊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制文表其門閭比之曺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都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笄為思遵所娉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違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愍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

奏節閔詔本司依式標榜

西魏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

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櫬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竝驕倨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

帝令主與述離絶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辠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

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弑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

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以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絶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娉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

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决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恵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者黄門侍郎龍凋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

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辠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宗族為善由是信善結於本鄉越人俗好

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羇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誡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决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

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入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栅下賊亦可圖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

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高涼郡太夫人賫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

德中僕卒後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亾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洸時暄與

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
繫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
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
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
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
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
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已
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

事降敕書襃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辠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于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

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戸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謚為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陳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夫為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

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狥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

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辠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荅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為先

君之恵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賔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輙出門閭内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禄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内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

佐善果亦由此克己䟽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禄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為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

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皐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皐

韓覬妻于氏者河南人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

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為嗣身自撫
育愛同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
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就省謁者送迎皆
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
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閈終于家
陸讓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
也開皇末為播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為司馬所
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辠於

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為之改容歔皇后甚竒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為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襃美之賜物五百叚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為上柱國彭

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
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千牛儀身不遵法
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
要當辮頭反縛蘧蒢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
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
為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
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韝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
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

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士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高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事當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

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袒賜死于家詔百僚臨視時其女絶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無辠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晋王

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時伊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許人妻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叛逆封為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

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為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朂以義方漢王諒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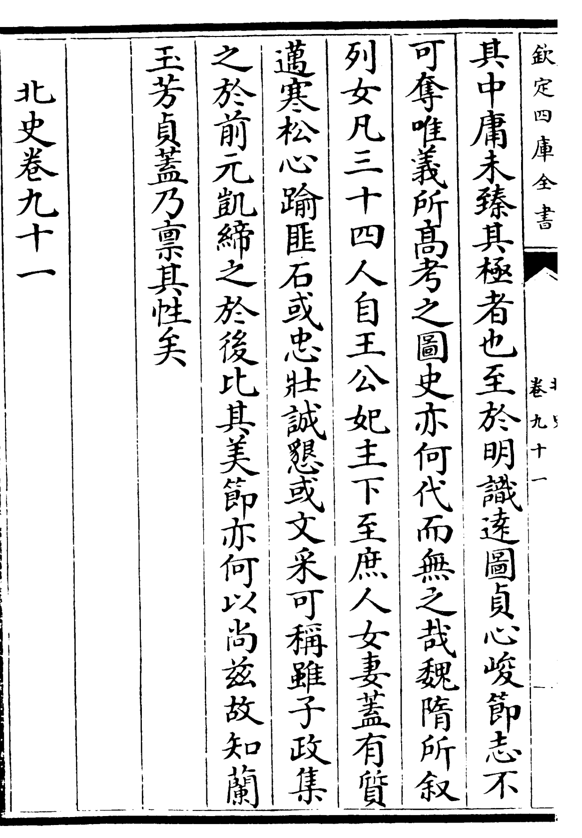
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為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于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

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請以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為賊婦羣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簀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崔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論曰婦人主織紝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為先斯乃舉



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高考之圖史亦何代而無之哉魏隋所叙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主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踰匪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締之於後比其美節亦何以尚玆故知蘭玉芳貞蓋乃稟其性矣

北史卷九十一

北史卷九十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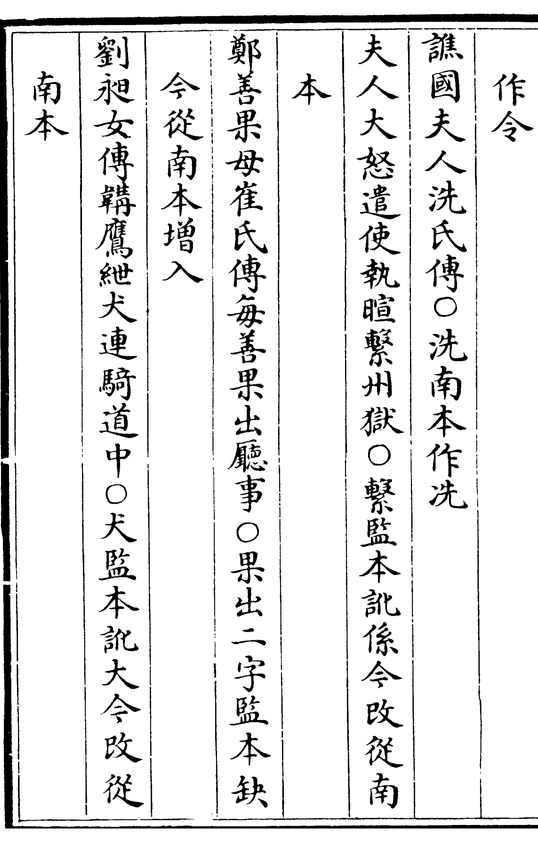
涇州貞女兒氏傳○兒氏魏書作兕先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傳澄為揚州之日○揚監本訛楊今改從南本

隋蘭陵公主傳文帝將許之○將隋書作初

襄城王恪妃傳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曰監本訛王今改正

華陽王楷妃傳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命隋書



作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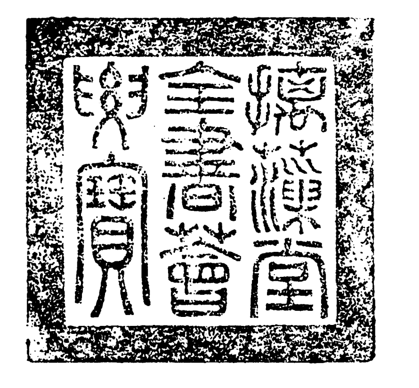
譙國夫人冼氏傳○冼南本作洗

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繫監本訛係今改從南本

鄭善果母崔氏傳每善果出聽事○果出二字監本缺今從南本增入

劉昶女傳韝鷹紲犬連騎道中○犬監本訛大今改從南本

北史卷九十一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